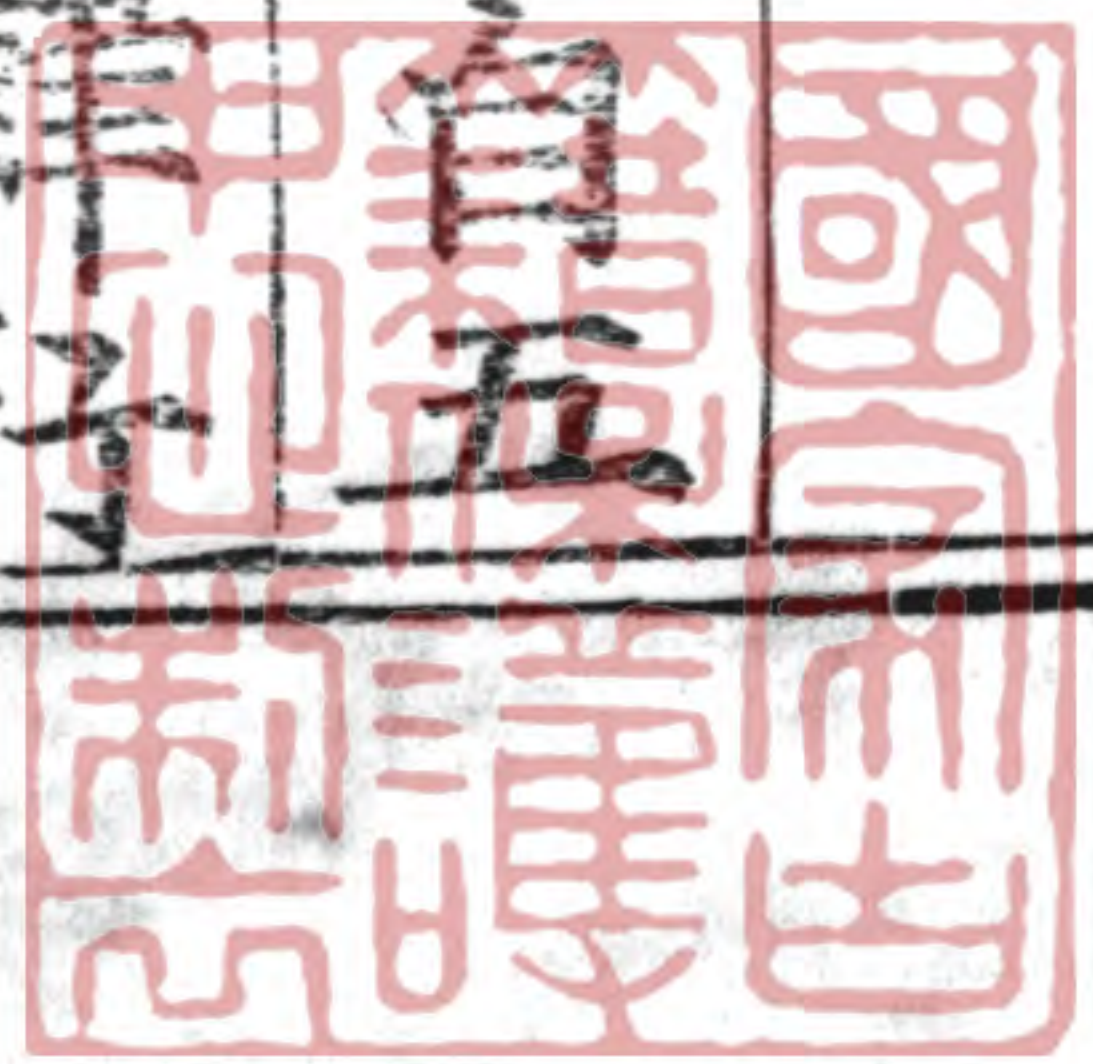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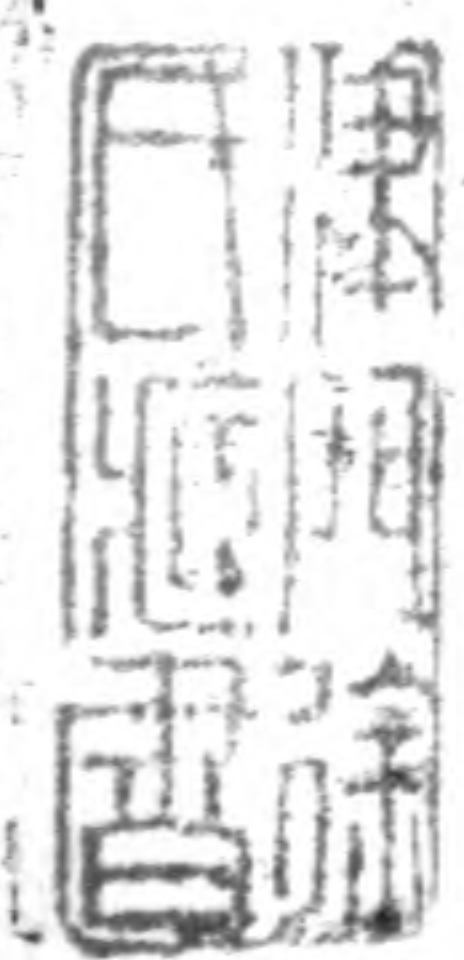




靜庵先生文集序

嗚呼天下之生久矣道術裂而莫之救粵自五
星聚奎宋治休明而熙豐以來詖淫之說肆行
使道常無用於天下則朱夫子為是惧而倡言
排之矣夫以九土為天下正處堯舜湯文之所
治周孔思孟之所教而猶尚如此况此東表之
偏去中國數千里之遠哉然而箕子來教于前
孔聖欲居于後則其風氣物性一變則可以魯
而又一變則幾乎道矣麗氏之季圃隱鄭文忠
公奮起千載之後聿尋皇極之緒而其所以為



學則實源於朱夫子之書當時朱夫子之書始
來于東人莫之知也獨公溯其源而游其波以
至于本朝之寒暄則專以小學為修己教人之
方擬之於湖學之得其本者也又一傳而至靜
庵先生則天姿粹美瑩澈無瑕蚤聞聖賢之淵
源常以為非學無以知道非道無以為治其為
學專主於近思錄蓋朱夫子以為二程書其出
於門人所記者或有不純而張子或有過者乃
與呂先生擇其精要者以為此書則世以為四
子之階梯者真確論也先生於此書不翅若芻

豢之悅口真知實踐能以修己而將以推以治
人然後學以為道道以為治而其體用一源理
事相須使道德不為天下裂則朱夫子所公誦
治出於一者煥然復明於世矣雖其駭機關發
於中道不展厥施而其明聖道以開後人之功
反有加於一時之善治矣既而世道復非崇報
之典至於從祀聖廡可謂無遺憾矣獨其嘉言
善行殆將堙沒而無傳蓋當時斬伐之際人人
諱言姓名則其餘可知也識者之齋恨殆今二
百年矣頃者完山李箕疇汝九始蒐輯遺文事

蹟而達城徐文淑士和又得若干條於先生五代孫涓叟先是又有

宣廟朝所命撰輯儒先錄而先生居第三馬士和委託編摩之役於潘南朴公世采朴公又徵遺跡於江都留中李公選而悉取諸家始克成編原集四編附錄五編其言其行雖不可保其一無滲漏而亦足以見明正學壽斯道之大略矣諸公之用心可謂勤矣士和又屬余以弁卷之文余既為先生遺事屢犯不韙之罪矣今不可辭謝矣抑有所疑於心者李文純先生嘗撰先

生行狀其所以稱羨者至矣而至其與門人酬酢則頗有不滿底意思而亦時有不遜語必有所以而恨不得掃門而仰質也抑嘗思之朱夫子於二程夫子直以繼夫堯舜孔孟之統而至其論卜義理處則亦未嘗一毫有所回互豈文純亦有所受而然耶余恐後人不知其然而不有疑於先生則或疑於文純故略著於此以俟夫知言之君子云時

崇禎昭陽大淵獻臘月日後學恩津宋時烈序

靜庵先生世系之圖

之壽

一世

漢陽府人
高麗朝順
大夫僉議
中書事

暉

二世

元朝宣授
雙城管軍
總管

良琪

三世

年十三襲
爵為總管
至元辛巳
日本之後
以副元帥
從金方慶
往征全軍
而還又討
哈丹獻俘
于元時年
二祖賜錦
袍五帶龍
一子琳龍

暉

四世

初諱祐禮
議判書檢
校密直副
使封龍城
君乞骸歸
老龍津
皇明洪武
庚申卒壽
七十有三
史有傳
一子仁璧
二子仁瓊
子檢贊成
子仁珪
子仁檢

爭家三十五卷圖一

五世

仁壁

輔理功臣 龍源府院 君恭讓朝 卒本朝 贈佐命功臣 漢山伯謚 襄烈○一 子温二子 涓漢平府 院君良敬 公三子

六世

温

開國定社 佐命功臣 輔國崇祿 大夫贊政 府左贊成 事漢川府 院君良節 謚良節○ 一子儀 知中樞 子琬知 樞三子 河中

七世

育

義盈庫使 贈吏曹參 判○一子 襄孫二子 信孫三子 中樞三子 義孫上將

川府院君 二子

八世

衷孫

字性之成 均司藝 贈禮曹判 書○一子 元常學諭 二子元網 三子元紀 察資文節 公

漢城四子 仁沃漢山 君忠靖公

九世

元綱

同知敦寧 四子師僉 知中樞五 子傅同知 中樞

監察贈 吏曹參判 〇一子榮 祖監察二 子先生三 子崇祖收 使

十世

光祖

別將四子 興繕工正 五子育

即先生事 實詳見行 狀及年譜 〇一子定 二子容

十一世

定

無后

容

郡守無子 以崇祖第 三子希顏 之二子舜

十二世

舜男

十三世

義賢

監役

十四世

松年

郡守

十五世

漢叟

奉事

男為繼子

十六世

遠朋

府使

渭叟

府使

百朋

翊贊

十朋

益朋

一朋

沂叟
縣監

靜菴先生年譜

皇明憲宗成化十八年

本朝 康靖 大正十三年

壬寅八月

十日丁亥時先生生于漢城府

洞之第

先生生而氣質清粹 容貌端潔人皆異之

十九年癸卯

先生二歲

○二十年甲辰

先生三歲

○二十

一年乙巳

先生四歲

○二十二年丙午

先生五歲

少時遊戲舉止已有成人儀度尤好習禮稍見有非遠者雖在長上必調止之乃已○此條不知當在于某年故姑附於此

二十三年丁未

先生六歲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

先生七歲

○二年己酉

先生八歲

三年庚戌先生九歲 ○四年辛亥先生十歲 ○五年壬子

一先生十歲 ○六年癸丑先生十一歲 ○七年甲寅先生十二歲

歲 ○八年燕山君元年乙卯先生十四歲 ○九年丙辰先生十五歲

歲 ○十年丁巳先生十六歲 ○十一年戊午先生十七歲

始從學于寒暄堂金先生之門先生既長棟

學力行時史禍大作金先生宏弼以佔畢齋門徒請配熙川而叅判公方為魚川察訪先

生亦從行素聞金先生學有淵源遂稟命往受業焉金先生甚愛重之先生自是一以聖

賢之學為己任○其在師門也厲志定業堅苦篤信不違課式晝講必切問夜退必近思

鄙倍惰慢之容未嘗暫設於身以至記誦詞章之習亦不少經於心人或勸治舉子業則

輒以不獨屬文辭○金先生嘗得一雉為乾之將送大夫入雷適被猶兒偷食金先生感

責守輝辭氣太過先生進曰奉養之誠雖功君子辭氣不可不省察也小子竊有疑於心

故敢請金先生起前握手曰吾考自悔而汝言又如此吾不覺愧服也且汝乃吾師吾非

汝師也自後益知敬重焉

十二年己未先生十八歲 娶夫人韓山李氏命使允洞之女○此條不知的在某年今姑附焉

十三年庚申先生十九歲 是歲丁祭判公憂凡哭泣衰絰之制飲食起居之節一遵朱文公家禮

自初喪至終制不敢以違既廬墓側必對墓而坐饋奠之暇亦必循繞展省測寒暑雨不

廢雖有請見者不與笑語未嘗以他事出外其於謹禮致哀篤至如此

十四年辛酉先生二歲 ○十五年壬戌先生十一歲

服闋等室於龍仁先龍下先生既除喪哀痛不盡乃卜於龍下

措草堂數間為未慕之所又開塘築階種蓮柏二物以資遊息焉○先生自是奉養慈闈

益至執甘旨謹溫清錄四書為主次及於諸

經性理羣書通鑑綱目每雞鳴與櫛肅然危坐拱之交手乎心易氣沛讀仰思思之未得

雖竟日終夜期於有得絕無自書之念力又德昭成於然猶以母自欺謹其獨為勉

蓋是時史禍方逞人見先生之為或稱狂者或稱禍胎親舊往往相絕先生不屑也

十六年癸亥先生二歲 十七年甲子先生二歲

十月間金先生函計時寒暄堂已移配於順天至是因士禍再起遂

不免焉

十八年乙丑先生四歲

武宗正德元年恭信大 丙寅先生二歲

自是從學者甚眾是歲國象反正盡革弊

以其學教授諸生遠近山喬政士氣益厲先生始

或振作之功於斯為盛聞風來學者甚眾陶

二年丁卯先生二歲 ○三年戊辰先生二歲 ○四年

巳先生二歲 ○五年庚午先生二歲

春中進士會試壯元以春賦送李存吾贈長

賞不夏讀書于松都諸山五月先生往遊天

寺絕處輒徜徉吟蕭然有出塵之趣擇其清幽遊社入處靜讀沈潛理義之奧探賡經

學之旨凝神端坐兀若塑人淡餐攻苦與
流共之雖精進聞梨皆以為難及凡對食如
廁外絕無間刻唯三更後五更前為脫衣就
寢時也平生用力於學及此愈篤焉至秋乃
還○時奇公遵往從之先生謂曰措大如是
刻苦不亦勞乎蓋相長之言也○先生嘗樓
山寺讀孟子浩然章一月乃得通解
○此條不知當在於某年姑附於此

六年辛未 先生三十歲

是歲丁母閔夫人憂 致哀謹禮

七年壬申 先生三十一歲 ○八年癸酉 先生三十二歲 ○九年

甲戌 先生三十三歲

贈叔父 紀詩序 時文節公方赴慶源先
生以詩贈之勉厲甚至

十年乙亥 先生三十四歲

春讀書于砥平龍門寺 先生推芳二三友人結
榻相討書夜忘倦諸

公皆自以長六月被成均館薦 時先生名行
為不及

將大用成均館有議薦之舉文節公還書戒
之略曰直之被薦喜與憂駢盛名之下其實
難副有譽則有毀此古今通患也操履之慎
於前尤難若色言狂驕害已敗身之戒則吾
於孝直不當警也唯吾之野憂則不在是也
凡人羣居天地中不可以高飛遠走則必復
小同於俗庶免為眾所嫉昔杜祁公嘗戒門
人曰功當韜晦毀方瓦合無露圭角不然無
益於事而祗是取禍爾今吾之識不及於杜
之涯涘而汝之知有裕於杜之門人則宜不
以此警於汝也然今之時與杜之時又加邈
矣世路險巇又加萬倍吾之所戒豈無所見
而然耶去秋四館之議亦其一驗也當時不
有一二君子沮而抑之其能無窘於及者之
鋒耶今聞被薦而求免於逸用汝之心必以
為一繫名韉恐不專所業而然也然吾家自

先祖以庶謹自守許不求足而兄又早逝汝
 之兄分三人八禁儒未成任不為貪而有時
 為貧為貪之仁豈非今也其時乎以家貧親
 老此不能之業則為有間矣况前聖以爵祿
 之辭至此之蹈刃凡入好事者安知不以此
 為矯情之誚耶此吾所憂也然則是舉非喜
 也乃所以憂之也唯無咎銓曹啟請陸宣
 無譽真所謂保身之道也趙光祖明經術
 務即準職判書安塘啟曰趙光祖明經術
 足以勸勵士林請陸宣務即準除造紙署司
 主簿職以觀其才行後之除造紙署司
 紙先生歎曰吾本不以利達為心不料遭此
 階若其用虛譽的然秋中謁聖試第兩名
 於世吾甚恥之也
 對孔子過除成均館典籍遷司憲府監察
 化存神策
 ○十一月拜司諫院左正言請罷李符等職

從之先是靖國之初成希顏朴元宗等議
 廢王后慎氏更立章敬王后尹氏是

年二月諫元子菟坤儀久闕朝野疑懼七
 月禪陽府使朴祥淳昌郡守金淨等上疏請
 復慎氏大司諫李符等指為邪論大司憲權
 敏手和之請拿問事將不測左議政鄭光弼
 議得止徒配至是先生拜正言罪之以妨言
 路通塞最關於國家通則治安塞則亂七朴
 祥等當求言而進言其言雖若過當不用而
 已何復罪之臺諫乃復請罪自毀言路大矣
 其職臣今為正言豈敢與失職臺諫同事乎
 不可相容請罷符等復開言路屢啟不已
 上命蓋疏兩司獨出先生直提學金安老等
 更為兩是之論至謂光祖為言路扶植符等
 為士禍是歲子定生

十一年丙子先生三十五歲

春除戶曹佐郎○遷禮曹佐郎工曹佐郎○

選拜弘文館副修撰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

館記事官先生既被擢用致意格君遂以老

講前及預加齋戒將所講書端坐熟讀至曉

易服而進及至上前一心肅慮如對神明

反復陳辨冀必感動於聖聽乃自天人性

情之分王霸義利之辨以及修身致治之道

靡不罄竭極論或至日昃上亦虛拜修撰

兼如故○冬製進戒心箴時上命弘文館

箴序曰人於天地稟剛柔以形受健順以性

氣即四時而心乃四德也故氣之大浩然無

所不包心之靈妙然無所不通况人君一心

體天之大地之靈萬物之性皆包在吾心

運用之中一日之候一物之性其可不順吾

度使之乖戾邪狂耶然人心有欲而謂靈妙

者沉焉枯於情私不能流通天人君聲色臭味

否屯彛倫鞅而萬物不遂况人君驕與臭味

之誘日奏於前而勢之高亢又易驕與臭味

賜毛橋一坐

十二年丁丑先生三十六歲

正月論弭災應天之道當 造啓日天之示

迷而不悟則天降災異以譴告之時事有可

治之幾而上下猶且遲疑則亦出災異使之

警省加勉當此之時上下若不交修加勉則

上下須以至誠相孚通暢無間然後可以保

護士林為心使為善者有所恃而知其為善

則表而用之不使賢愚混淆可見至治矣

請召大臣侍從商論 祖宗舊典啓曰 宗舊章 雖

不可猝改然若有不合於今者亦可變而通之望於燕閑之中不拘常例召對大臣或侍從論議其可否可為之事則斷而行之可也又進曰君子小人之辨後世尤難古者人君接羣臣不啻如子弟之於父兄故禮以見事聞言而知其人矣今則進見有時禮以有規雖不賢之人入侍之時修飾善言以啓故辨之難矣人君當更體念於此心地既明則邪正不能遁為拂逆而拒之心操舍無常若又以正事至言為拂逆而拒之則衆君子皆引退矣其後雖欲正之羣邪已滿於左右無所及焉昔宋神宗賢君也以堯舜之治為心而擯斥司馬光信任王安石以致小人并進其後欲斥安石而不可得臣言宗有深遠之慮二月拜弘文館校理兼經筵侍讀官春

秋館記注官

當為期未必即致唐虞三代之治然立志如此若徒驚高遠而不下案功則日堯舜之治矣若徒驚高遠而不下案功則日

趨浮虛之地而已又曰人君之德莫大於敬內有宗踐而後下人觀感而興起焉制事應物如鑑空衡平可也人君容色端嚴則官官官妾亦將不得而近矣賜暇讀書

於東湖○七月陞應教兼經筵侍講官春

秋館編修官承文院校勘○八月陳啓請

贈金宏弼爵謚從祀文廟不許先是學

附甚堦館中諸生立志甚早未見人才之傑特者士習頹靡莫大之患也變化之道豈無其方如金宏弼鄭汝昌者極加褒獎則可矣至是館學儒生上疏請鄭魯周金宏弼從祀文廟先生亦與副提學金淨等啓曰金宏弼性度溫毅才識明敏少有大志力學聖賢忠信篤敬動遵禮義學問精深道德成立奮乎純學為世儒宗其有功於斯文大矣請隆爵尊謚從祀文請褒贈成三問朴彭年及廟以明士趨

濼源當大臣遂三問金宏弼鄭汝昌事已議於

公至正之意也且朱溪副正濼源年二十餘

歲漢知姑夫任士洪奸狀乃請面陳於成

宗曰此他日敗國亡家之人不可苟容於

朝仍痛泣派深厥後成宗不能遠斥幾致

敗國之禍其忠言直節斷可知矣又曰三問

等當時已許身於魯山故不失其志操如此

若委質於世相則亦當為其忠臣忠臣義

士已定君臣之分則更不他適故耳斯人忠

義自當萬古不泯臣等敢請褒揚論鄭夢周

於今日者欲勵人臣之志操也

從祀時以難之先生鄭夢周從祀大臣引他

與否當時之人亦不明知夢周本非求功名

富貴於幸禍者也况冊立恭讓之後乃為死

節其賢蓋可想已昔者狄仁傑事武后而終

復唐室安知夢周不以狄公之心為心乎高

麗五百年宗社即七今何可輕議此人乎陞典翰

七而宗社即七今何可輕議此人乎陞典翰

無如故陳 啓辭且請外補 不許啓曰小

於學問而不能實用其力職任漸重心自內

愧私語同僚曰 聖學高明方有意治理而

如我濫廁侍從豈可自安乎當退而力學學

問成就然後來仕則必有絲毫之補矣臣意

又謂乞補僻郡五年治民之職致意於學

術則治民治學庶乎兩全而小臣有意未敢

仰達又為典翰人罪不合與前立志

大不同矣不次之 愚豈可冒處乎

十三年戊寅

先生三十七歲

正月論 經筵坐講 啓曰我國君臣之分隔

以坐而羣臣不知習俗之意之誠否故未能粹

變舊習以此觀之習俗之難變固矣未嘗

成廟朝則豈有如此事乎廢朝沈順門以仰

視被罪積威之極羣臣震懾請不時召對羣

臣啓曰學問當及時勉勵苟至於志氣衰暮則無益也今值可御經筵之日亦去有

經筵而不時召對亦可也今之接對羣臣只誠裨經筵而已如臣等雖無知識思所以竭

已矣不見補效而史變荐作士習日頹朝廷之上亦無可補之事今若不習則人心

何初鮮克有終始有終入主之所當勉力

疑則天下之心恐不進則退若遲超拜通政大

夫弘文館副提學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

修撰官以病辭不許先生會墜馬病甚移

藥餌交道進講大學誠意章因論修己治人

之道硃生無物君之啓曰古云至誠感神又曰

實則治化可期其成也我朝嘗得聞知惟當君

大臣則敬之於羣臣則體之百工則來之庶

民則子之患吾之所以遇臣愛民者有未誠

耳不患其難化也近來士氣稍振起民之

趨向亦漸好矣惟願自上日加慎獨誠實

工夫終始不渝則治化可臻矣所謂三代之

治今可復致者雖不可易言豈全無致之之

道乎自期化而上先養己德推之行事則人皆誠

事為之問則亦何益乎須敦厚其德使萬化

自明德中流出則下民自然觀瞻欣感有不

禮樂刑政提撕警覺布置設施如有可為之

事當振奮二月論東漢黨錮事因請培養士

而力行也氣禍隨其後是故深於自謀周於涉世者不

敢抗志直言以召怨怒而低回俯仰周旋彼

此保其身全其妻子者蓋多此非委質憂國

之禍也夫不願其身惟國是謀當事敢為不
 計禍患者正士之用也今之侍從臺諫豈
 真如古之人乎雖有為善之入或慮其於
 禍患而間關之間亦皆以為大禍必生於朝
 夕蓋其懲於前者深也今之培養豈可少忽
 乎大臣與小臣在上前小臣言之而非者
 大臣可以開喻也但無私心而已大非者
 亦可一家則天地交論義利之辨於義利公
 和而萬物生遂矣論義利之辨於義利公
 恭而萬物生遂矣論義利之辨於義利公
 私之辨不可不明審也苟能知義利公私之
 辨而不惑焉則內外修而心地清是非好惡
 皆得其正而至於處論貢物之弊下即位十
 餘年士習漸化今則庶人亦有以禮居喪者
 而貢物則過多以此民生日困經費之用量
 宜裁減然後庶民安矣國之法制雖不可
 輕改然學問高之可益者盡之期致於隆平
 協力可損者損之明洞照事理則與大臣同心

而後已此正遵守一分之惠然不改規模而徒
 守令賢則民受一守祖宗之成憲者又曰
 責其事為之末則治不效矣今觀各邑之貢
 土產不均又皆防納一升之納徵以一斗一
 匹之納徵以三匹因循積弊至於此極朝廷
 豈不為生民計也若於民積弊有合則亦可
 其勵精求治則可見治道之義矣論擇初八
 任官啓曰擇士當於八仕之初若擇之於既
 用之才者正坐於此弊若於其初審請謹
 取舍辨賢否則仕路自趨於正矣請謹
 特旨除官見處幸有不合於朝議則未可也
 請嚴賄賂之禁啓曰奸職之罪或多寬之賄
 賂之行蓋始於是時也在世宗朝如萬戶
 等官亦皆以廉潔相尚士習之邪正治道之
 汚隆因此可見也今世此弊雖未至甚必須
 隨事痛治之少有所犯使不得立朝則人知

可畏而各五月移拜承政院同副承旨無

自砥礪矣

經筵叅贊官春秋館編修官

功亦難況入主深居九重萬機浩繁安能如

學者處靜中與朋友討論之功乎今於

是遷運歲月易過幾不可失若

則不必但以講問為主幸於慮之問或有

未穩之事有時召侍之心不出於論難可否則情

意可通也但好善之志不測者矣○右承旨

金淨則啓日趙光祖在而窺測者矣○右承旨

議咸以論難承不若專主其任也臣得同

任國幸矣但計其輕重而復拜弘文館副提

啓之耳居數日移長玉堂

學無如故○乞暇省墓于龍仁是月十六日

震三度殿宇搖撼先生方在鄉驚曰今日沈

貞必判秋曹矣果然時安瑋亦陞右相

以災異迄訪宰執禮曹參判曹繼商啓日

此輩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蓋指右相一隊也

臺諫遂論繼商罪貞則已被論遞矣

極言繼商罪貞則已被論遞矣

請罷昭格署從之

日論昭格訓邪之失且曰陳道洽一純之致

繼陳昭格訓邪之失且曰陳道洽一純之致

爭奪先生年譜

懼焉因進日近日宮中降香外方等事皆
 上野不知也夫以格致誠正之功推而至於
 治國平天下宮中之事如此則正因事而著
 誠正之功可謂未盡矣一心邪正因事而著
 焉如昭格署之是非昭然者猶不分明處之
 抑恐邪念潛藏而有時或發也一日率同僚
 詣政院謂之日日已暮矣言官雖退我輩當
 竭誠論列以回天為期仍留不出終夜論啓
 至鷄鳴不止上始允之○先生於關異端
 右力又嘗日奉先奉恩二利細釋之根祇先
 斷其本則其餘請勿潛襲野人從之時會
 可不勞而治矣請勿潛襲野人從之時會
 野人速古乃潛與浹處野人通謀入甲山府
 界多掠人畜至是因南道兵使秘啓先諭
 密旨于本道遣李之芳往何際掩捕上御
 宣政殿臨遣將相環侍先生自外來請對進
 日王者之待夷狄當實邊鄙緩民力使不生
 事而彼若先擾我邊不得已而應之然當審
 度兵力事勢不可輕動况無名之舉乎臣聞
 昔成宗朝滿浦食使許混擒遼獵之虜因

此數年邊患不息成宗誅混以懲後入今
 者朝廷遣大將邀虜於草莽之間以行盜賊
 之謀於事何如臣恐重傷事體也上即命
 更議左右爭言兵家有奇正詢謀已同不可
 以一入之言遽改八月進講論語日著力啓
 上猶却衆議罷遣八月進講論語日著力啓
 此書則治化當自此出若悠悠泛泛則歲月
 易往難得者時易失者機且不緊公事紛紜
 出八時潛心體道然後德化出矣燕九月論
 閒之時潛心體道然後德化出矣燕九月論
 主敬工夫啓日整齊嚴肅則自然主一無適
 不能若此者皆不能整肅故也此是聖學之
 始終而形容之極難必於心地惺無昏雜
 懶弛之時可見矣故先儒以主一無適為言
 夫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者乃不昏惰之
 工夫也因進日人主學問非止澄明一心而
 己當見諸施為之際今者聖學已至高明
 若失此機後不可圖須與一論難而不措諸
 今行之以果若徒於經筵論難而不措諸

事業近於釋氏之學若以措諸事業為先而

不務自修亦恐不可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相外也十月進講近思錄曰論輔養元子

之道上曰御不時經筵先生進講近思錄惟聖

不周念乎作狂生曰克念作聖狂之說甚為要切

亂未接物時若有感而動則為散亂若欲著於

一處則是以敬直內非操存之道也靜敬以直

內雖非應事接物之時而發之常惺惺之謂也

上曰七情人事接物之時而發之中節為難也先

其情曰堯舜桀紂但有七情而善惡懸殊者以

則善怒或過中焉今日在座之人孰不欲為

善哉但能克去己私則可學聖人矣古昔帝

王希顏亦為勉力焉剛上曰欲為善而或有

過失改之不可也先生曰雖顏子亦不能無

改之去爾則非也先生曰雖顏子亦不能無

過但知非之後痛自刻責可也若有過失不

自反求而更為文飾則何事得其當乎又曰

元子年歲稍長知識異常近來未聞講學之

如何憂慮實深雖待三位東宮乃設僚屬但

擇賢宰相加定輔養官而或令承旨或文官

或本館年少之官時時進見觀其承旨或文官

導之可也程子請以士大夫之心也幼子侍太子當

使早歲有親賢士大夫之心也幼子侍太子當

而十一月特陞嘉善大夫無同知成均館

事○移拜司憲府大司憲先生每膺至是

憂懼益甚屢形於色○時有與先生為同年

進士者不憚於室家意欲出之使人來稟先

生正色答曰夫婦人倫之始萬福之原所關

者當率以正使之感化共成家道此是厚德

薄乎聞無元子輔養官○請設賢良科

從之賢良科例令京外各薦野知以為臨軒

親試之地未見成效者由不得人材也若行之

志于治久未見成效者由不得人材也若行之

此法遂准請論顏子好學曰請揭四箴於

座右顏子克去己私理不為氣所動故能不

遷怒不貳過因論理氣之分曰理為主而氣

為所使則可矣顏子義理昭晰私氣消阻故

能如此大抵耳目口鼻聲色臭味之欲無非

慾曰男女人道之大倫而過則為害上自公

卿下至百僚常失於此終至喪其本心者有

之若顏子之四勿是工夫下手處也程請澄

子四勿箴當揭于左右以備省覽焉

汰成均館儒生及以未出身人為大司成啓

近目學校之事有名無實志學之士皆不欲

居館其寄廨者皆非俊秀申光漢為大司成

時欲澄汰而未果臣意亦然但如臣者不能

教誨而在其職其可乎祖宗朝姜碩德非

由科舉以進而亦得為大司成自上一教以

非由科目者亦無帶學官之職者甚當矣

是歲子容生

十四年己卯先生三十八歲

適拜同知中樞府事因政府啓仍任金時友

曾者以毀誣士林事庭訊先生以臺長叅鞠

不欲窮治兩司論適付西樞右相安瑋啓

言臺諫請鞠囚於殿庭是不能引二月被

君當道也請勿遮光祖上從之

批進講性理大全諸負○四月復拜副提學

兼如故啓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苟欲

下庶生民者置之左右每以堯舜之道陳于
 經極可也臣無學術逢此之會反顧內愧豈
 有極乎恭聞之切以一言曰吾斯之未能信古
 如力未及焉每欲退居為學成然後復勤學
 而不取清遠此非私計亦為國家計也○
 先生晚好義經手未嘗釋○右一條不知當
 屬於某年六月還拜大司憲法平允教導無
 姑附於此○
 至習俗為之一變市井小民事其父母生養
 以誠死葬以哀喪麻三年軍卒賤隸亦為居
 廬祭用木主墓立石遠近風動每出市人
 羅拜馬前曰吾上典來矣○時儒生方遭變
 生進而稱其罪以父子相奸遂具由呈憲府先
 後汝若前言誣耳汝若行事以不善人聞則
 必曰前言誣耳汝若行事以不善人聞則今
 在得汝汝其勉之某甲遂叩頭而出其後一
 在

鄉果不以相奸為疑論者以為先生請因私
 於此處疑之道勸人之善兩得之矣
 服往還於濟物許之為濟物萬戶率於任
 所無長成子身先生許焉
 諸祭時之奠遼陵寢朔望之祭皆非正道而
 創自世宗朝以此觀之世宗才氣英斷
 而恐於學問有所未盡也此非敬先之道反
 為煩瀆矣但非自下論執之事須自
 患夜度斷自聖衷則事神之道得矣欲得
 如伊呂之佐與之圖治則論大臣臺諫相濟
 之義本意也每欲相議曰大臣所為無乃不
 可乎臺諫所論無乃不合乎如是論難乃可
 相濟而若不相規則豈相和之道乎元祐紹
 聖之嘗有邪正兩存之說由是邪正雜進此
 苟且之論也若朝廷有是非混淆之事則大

臣當辨決而處之若人君與大臣徒務包容而不辨則為害多矣大抵朝廷有邪議者大臣之過也宋時韓琦司馬光呂公著與士林皆是一心後世大臣則不然不能主張公論而歸之絕臺諫大臣過於包容臺諫論親行過於峻絕因此有相異之弊矣宗廟社稷之祭所當親行宗社大祭以啓日細故不行甚不可也今之士大夫家或以婦女妖說或以世俗禁忌不行祭者涓滴皆是聖學高明必不拘此例臣不疑焉但深宮之中所當益慎也七月以病陳啓再辭不許蓋因與一時論議不協而發時士類雖得志而敗症已見識者甚憂之先生乃與李公耘申公錦權公掇等謀欲調適其間不至敗關而如權碩者反以先生為依違苟且亟欲劾去之故先生自慮不得不然也○時奇公遵致簡先生曰欲棄官殺身山林無復世路之念先生曰亦當如是蓋見其雅志所在矣○一日夜對玉堂僚員啓曰方今欲致太

平須擢相當代第一人李廷慶進曰是謂趙光祖光祖誠賢然用人必選歷多人望洽然後可授以大任先生請勿出養元子於閭

家因陳預防士禍之道家時先生元子避寓于閭

因循俗習王子出養于閭甚不可也須

之親近薰炙以成德性可也至於君子小人

之復常說則雖不能盡解聞見習熟自與

在座側與聞朝廷是非生民休戚使自昭親

聖事皆前日志士欲行而未得者而至於

科祥金爭至於上疏亦是正論而其時議者

禍根潛伏於此元子也臣每於中夜思之感歎之

白雲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餘不無恐懼之念矣先是先生進曰成宗朝培養士氣可謂至矣然至於廢朝朝臣苟容氣節掃地特立不撓之士世不易得也今國家修舉之事皆先朝所未遑他日小人若假紹述之說而中士之則善類殆矣又曰大抵我朝自開國以來士林之禍不絕若有君懼也小臣目覩廢朝之禍頃無不敗之時甚可矣但生斯世不可不慮故不得已從仕立朝矣固於一時鮮不傾殆於後嗣當此幾會須振作士氣固定邦本預防後日之患可矣古人云入之云亡邦國殄瘁吾人之於國論責家所繫豈不大耶至是尤致勤懇焉

勉大臣之道啓曰政化當自政府而出近來已非其任也政府當與六曹論議國事辰奮修舉大事啓稟小事自決臺諫則糾察闕失而己自勵精圖治者不為不至而尚無其效者恐綱領節目有所未盡也隨宜斟酌

而運用之全在政府今者三公贊成皆入侍矣豈可不勉力乎政府統率百司猶人之元氣也為三公者以一國之事皆置於膏肓密勿圖之可矣若政府委靡則猶無元氣也人君雖欲有為八月率成均館儒生詣闕講其能獨運乎

書○八對息政殿見元子講小學先生以

八侍啓曰今聞元子聲音甚仁厚臣不勝喜悅之至今之教養不可過於急迫當從容訓誨使之浸漸成就可也輔養之人須責老成厚德之人如臣者為臺諫尚不能盡職况且大任乎若不加輔養之名而常使往來從遊則臣亦有欲侍之情豈敢辭乎觀其德器有若已成誠論王伯之辨啓曰百姓安業國家之福也

古人云如保赤子愛民誠能如愛赤子則民之視上亦必如父母何患治化之不成乎自古人君多好伯功鮮行王道尚伯者雖易致國富兵強之效豈復有仁義之道乎行王道

雖未見朝夕之效終必悠久而大成矣故孟子歷聘齊梁丁寧告成者只是勸行王道而已九月請於拜陵時從官用公服從之

舊例用戎服十月論不與申用漑喪申用漑

卒行先生欲依例舉哀大臣禮官等議特難不

外至何也臣聞柳寬之卒世宗哭聲徹於

美而大臣乃謂無別殿可為其不能將順甚

矣○野言別集云承旨親啓此祖宗朝舊

例在被禍後遂不行○東閣雜記云已卯

上議于大臣八道監司并率眷再替以適有

府尹處則無府尹慶尚分為左右道趙先生

等敗旋復舊○右二事雖非先生請改正靖

所建白而其實相關故并附焉○啓曰靖國時

國功臣朝臣識見不高功臣官爵猥濫太甚

小臣近作臺官欲為國事而利源一開莫知

所救念及於此至欲忘身而極言之不筆此

弊則社稷將不能支持矣至是與兩司諸

官伏閣論啓曰靖國功臣已久之事也

其初大臣若有遠慮臺諫若持公論則豈不

改正乎哉希顏雖有大功而無學識補元宗

亦不學者希顏與柳子光相知故乃以磨勘

大事委諸奸人其後雖有奮不顧身欲正國

為重難故耳利源開張為國家膏肓之疾人

心壹鬱急欲論改而事有漸次故今始重發

啓不論南衮避事之罪請差禮曹判書南衮

甚為邪慝宰相用心豈廷議觀望圖避率臺諫

辭職始准改正之請大機固欲翻然引去

不復區區徃來惜時之念愛君之誠猶有所

不忍而累日徘徊不即便決事君之道深有所

愧於古人又曰禍在顯著者易見而禍在隱微者不可畏也此事非如一政之失人入但知有利而不知有仁義以此成俗將無所不至慮至於此豈不動念乎屢啓不止上竟允之蓋先生大意只欲上格君心下與大臣同議國事以正士習變弊法庶幾少伸其堯舜君民之志而已若其古制美法之可行者猶在其次故於童州鄉約墜坐之議每示持難至於闢異端塞利源實衛道圖治之大要非此無以為國者故乃因臺諫所爭而極言此如十一月乙巳因南袁沈貞洪景舟等密告下獄安置綾城知無不言言無不行而年少新進勇者改絃不度時宜持議益峻人皆側目及侍 筵中進講文義縱橫出入辭語太蔓以至朝講日晏乃罷 聖體有時疲倦欠伸或徙坐夏然有聲而諸賢不覺也南袁沈貞洪景舟等曾為士類所駁斥及他舊臣之在散者鼓吻旁伺思欲甘心者久矣至是揣知

上意有厭諸賢色乃使景舟教其女熙嬪因小民稱道先生之說以一國人心盡歸趙氏且以甘汁寫走肖為王四字於禁苑木葉及被山虫剥食仍以上聞有若符讖者然又白武士等怨嫉彼輩謀欲殺害若朝廷不先處置則必生大亂也適會改正功臣大小人情俱怒乃於五月十五日二夏袁貞景舟與金銓高荆山金克福成雲等密開神武門以入俄遠先生及刑曹判書金淨承旨尹自任朴世燾朴薰副提學金鍊大司成金湜應教奇遵等致于闕庭將殺之乃傳曰趙光祖金淨金湜金鍊等交相朋比附己者進之異己者斥之聲勢相倚盤據權要引誘後進詭激成習使國論顛倒朝政日非在朝之臣畏其勢焰莫敢開口尹自任奇遵朴世燾朴薰等和附光祖等詭激之論并下義禁府先生獨痛哭諸公相與勉之先生曰從容就義豈如是乎○十六日先生供曰士生斯世所恃者君心而已妄料國家病痛在於利源故欲

新國脉於無窮而已頓無他意命光祖淨
 湜練四人賜死其餘安置先生聞之始乃
 諳召也領議政鄭光弼請入對涕泣極諫且
 遂命先生等四人決杖遠方安置得輕十
 門人成字琮洪奉世等解衣賂杖者得輕十
 七日夜三鼓出獄還家十八日早朝出東小
 門外人家上命還聚諸公於禁府使成雲
 傳聖旨曰汝等俱以侍從之臣本欲君臣
 同心佇觀至治汝等俱以侍從之臣本欲君臣
 來凡事過誤使不平常朝廷大臣亦何有私意哉
 罪之然予心何安朝廷大臣亦何有私意哉
 汝等之事至此者皆予不明不能先防其微
 也若罪以律則必不止此特爾等非有私心
 但為國事不自知其過激之過也故未戾罪
 之汝等知之而去回啓曰他人則無所言
 惟趙光祖曰臣雖此去還宿東小門外赴謫
 所為果有過激矣是夕還宿東小門外赴謫
 聞者莫不咨嗟涕泣往往不覺失聲痛哭焉
 先生至謫所乃撤墻北隅坐必向闕以紓

惡主之懷每言臣罪當死上恩至重其愛
 君憂國之念形於色發於言寢食不敢弛也

太學生李若水副提學李思鈞大司憲柳雲

典翰鄭應俱上疏伸救時太學生聞先生被

人李若水申命仁朴光佑等相繼上疏明先

哭聲徹大內上疏伸救先生請與若水就獄

數百餘人又上疏伸救先生請與若水就獄

坊里鄉約諸人亦上疏伸救先生請與若水就獄

思鈞柳公雲內有志繁而外無拘檢為諸賢

所斥至是俱長墓閣論思乃極力伸十二月

乙亥命自盡儒生黃李沃初與李若水上疏
 而大司憲李沆大司諫李蘋等合辭請加罪
 竟依允賜死于謫所都事柳滄將命至先
 生謂都事曰主上賜臣死合有罪名請恭
 聽而死都事無應先生就庭下北面再拜跪

受教旨問 上體若何次問三公六卿
諫侍從姓名後修家書無一字差誤遺命歸
葬先兆都事有追從之意先生歎曰古之人
有抱詔書伏哭傳舍者何其異耶遂沐浴更
衣正席就座書所懷曰愛君如愛父憂國若
憂家又曰白日臨下土昭昭丹衷遂仰藥
猶不絕府卒欲就縊之先生曰聖上欲保
微臣首領汝何敢如此益飲毒酒而卧血出
七竅而終故事元賜死大臣不用御寶文字
只用 王旨施行及都事宣 旨先生以為
國家待大臣不可若是草草其獎將使奸人
得以擅殺所惡者欲疏陳一言而竟不果
先生山中賜死命下第崇祖奔往於路傍有老
嫗自山 中哀哭而來問曰即君何事而哭也
答曰吾喪兄故哭 嫗則何哭也曰聞國家
殺趙光祖賢人死矣民必不得生故哭之

十五年庚辰

春返葬于先隴深谷里之原 龍仁葬訖白觀虹于

統日東西三匝南北各一匝而南北統外各
有二條如垂紳者竟天又於申未方別有
一條如長犬餘皆移時乃滅成守琮與洪奉
世李忠稷等赴葬李廷慶亦來會有祝獻以
奠相携長 叅判金世弼因八對伸救以時金公
勸而返 赴京及還八對伸救先生遂被
鞫配自是無敢為先生伸辨者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二十年辛丑

左贊成金安國因八對請還給職牒 不許

時有旱灾金公因延訪請給職牒 明示士林 上命三公議竟不行

二十四年乙巳 王元榮靖大

六月 命復官爵 論時太學生朴謹等上疏極

且曰趙光祖自少有求道之志受禁於金宏 弼宏弼學於金宗直宗直之學傳於其父叔

滋叔滋之學傳於高麗言再吉再之學得於
鄭夢周之門夢周實為東方理學之祖此光
祖學問之淵源也請選職牒以正士趨三疏
批曰汝等居首善之地好古而論時疏章三
上辭懇意直所學之正何以不加此我先生
教育之澤亦可想矣然言之不從有意存焉
太學雖曰公論所在是非之定自有朝廷汝
等言是非則得矣期於定是非非諸生事也
姑退而更思之及上疾大漸傳曰趙光
祖等復職事予未嘗忘于懷茅以事在趙光
朝不敢輕改今予疾如此不
可不為光祖等其并復職

二十五年丙午 王元年 恭憲大 ○三十六年丁巳

十二月二十四日遷葬于同山西偏人平乃

改卜墓西數百步許
遷窆以夫人祔焉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二年戊辰 王元年 昭敬大

四月 命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

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執藝文館春秋館觀

象監事 三月太學生洪仁憲等上疏請以先

贈以高官美謚大司諫白仁傑等請仍列文

廟後祀領議政李浚慶等亦相繼力請遂

贈爵○九月趙光祖於經筵問判中樞李滉曰

朝議欲追贈趙光祖其人學問判中樞李滉曰

曰光祖天稟秀出早有志於性理之學居家

孝友 中廟求治如渴將興三代之治光祖

亦以為不世之遇與金淨金湜奇遵韓忠等

相與協力同心設立法條以小學為教人之

靜庵先生年譜 二十二

象則是非
分明也

三年己巳

贈謚文正公道德博聞曰正○謚議見附錄

四年庚午

建竹樹書院於綾州即先生結纓之地也○

巖郡守趙續韓著記○院之西麓舊有
臺庚戌監司朴承宗名以天日仍著記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

建道峯書院於楊州即道峯山寧國寺舊基
先生少時愛其泉石往

來棲息立朝之後亦乘公退命駕
遊焉至是故使南彥經創始之

二年甲戌

典籍趙憲上疏請先生及金宏弼李彥迪李

滉四賢後祀文廟附錄見

四年丙子

夏建兩賢祠於熙川即寒暄先生編配時先
生受學之所也監司金

繼輝倡諸生營
立祀以兩先生

九年辛巳

戶曹判書李珥因 廷對啓請先生及李滉

二賢後祀文廟附錄見

三十三年乙巳

建深谷書院於先生墓下

三十八年庚戌光海君二年

八月 遣禮官賜祭家廟附文見九月後祀文

廟附文見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三年癸亥壬祖大元年

毅宗崇禎元年戊辰○二十三年庚寅大主元年

年○二十九年丙申

建迷源書院於楊根先生嘗與金公澗遊迷源愛其山水約與同居

有手植檜馬至是多士議建書院以祀先生及金公○此外京鄉書院之建厥數甚繁如

海州之紹賢羅州之景賢礪山之竹林永興之興賢其最著者也餘不能悉記

靜庵先生年譜終

靜菴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賦

春賦

詩

奉和恥齋

送順之南行五首

送叔父赴慶源鎮并序

題姜清老隱蘭竹屏八首一首佚

拾遺

送韓恕卿忠赴忠清水營

第二卷

對策

謁聖試策

疏

弘文館請罷昭格署疏

啓辭

司諫院請罷兩司啓三

司諫院論李符芬之失啓

辭免弘文館典翰啓

兩司請改正靖國功臣啓四
因不從改正功臣事辭職啓二

書

答安順之書

又

箴

戒心箴并序

墓碣

承政院右副承旨洪公墓碣

供狀

獄中供辭

獄中聯名疏

第三卷

經筵陳啓

檢討官時啓七

侍讀官時啓十八

侍講官時啓四

叅贊官副提學時啓十五

第四卷

經筵陳啓

叅贊官同副提學時啓

復拜副提學時啓十四

大司憲時啓四

三拜副提學時啓七

復拜大司憲時啓八

元子輔養官時啓二

拾遺

啓五

第五卷

憲中記事四 拾遺 三

憲中記事四 拾遺 三

遺墨 本文已見前

第六卷

附錄

語類

第七卷

附錄

行狀

又行狀

墓誌銘

神道碑銘

青卷先生文集目錄 三

李滉

洪仁祐

李珥

盧守慎

第八卷

附錄

事實

第九卷

附錄

史曹請除職啓

經筵請勿遷他職啓

經筵論學啓

仲漱啓

又啓

姜瑄

金淨

朴世燾

柳雲

金世弼

青卷先生文集目錄 四

仲救疏

鄭 磨

仲究疏

康惟善

請廉贈啓

奇大升

又啓

前 人

又啓

盧守慎

又啓

奇大升

又啓

李 混

請 加廉贈從祀文廟劄

白仁傑

請從祀疏

前 人

又疏

前 人

又疏

前 人

請二賢從祀啓

李 珥

又啓

前 人

請四賢從祀疏略

趙 憲

館學儒生請五賢從祀疏略任叔英

第十卷

追 贈官謚時 傳 旨

謚議

從享 賜祭文

五賢從享文廟後頒教文 李廷龜

孔孟心學對

李滉

竹樹書院祝文

奇大升

竹樹書院祭文

前人

又祭文

鄭述

熙川書院祭文

鄭經世

蘭竹屏跋

鄭益

又跋

金尚憲

靜菴先生文集目錄終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一

賦

春賦

正德庚午進士會試北元

序云陰陽錯而四時序春者天之元也四時自春而始四端自仁而發無春序不成無仁端不遂然天無欲而春行四時成人有欲而仁喪端不充故心自竊悲以作賦云

惟陰陽之交變兮寓理氣之妙要理乘氣而相感兮元復元而不消紛四時之錯立兮各循序

而昭昭惟春陽之生意兮獨天機之無窮專乾
坤之幽妙兮蘊和氣之融融彼蒼天之寥寥兮
徒付心於和風理不掛於虛無兮賦形象而未
渝羌鼓噓而茁萌兮渙生意之愉愉紛萬物之
林林兮各隨時而成形豈徒天道之有歸兮物
遂性於冥冥茲天心之靡改兮固自然之生生
孰太極之難究兮著兩間兮昭明彼秋風之遂
利兮與夏炎之長亨雖所成之固異兮乃一春
之所為惟茲陽之一動兮發自微而愈彌舉全
體於三春兮邈利貞之在斯嗟人生之所稟兮

與四時而為一豈安排之所致兮天與人其不
錯具四性於初賦兮推自仁而為三括衆善而
無垠兮藹至誠之常涵雖所發之眇綿兮廓四
海之準則或發揮其萬變兮審明立此人極雖
禮義之多端兮資一仁而不忒何牛羊之日牧
兮汨喪仁而蔑貞泉涓涓而欲達兮被黃流而
不清上襲天之明命兮下慢人之倫紀甘下流
而不悟兮堯衆惡之所委豈細行之不修兮乃
本源之不藏昔顏子於尼父兮問求仁之至方
知四大與五常兮亦由茲而乃昌勤四勿而操

存兮方寸豈無不春與春氣而比和兮化氤氳
而日新春著功於草木兮我事業之彬彬春賦
容於花卉兮我面背之晬盎雖天人之似殊兮
理在仁而靡爽然則春之於天仁之於人同一
春也或常常而不變或冥冥而莫恂茲豈非有
欲與無欲之所由臻也遂作歌曰在天兮春在
人兮仁皆本太極異而同兮識此何人無極翁
兮

詩

奉和恥齋

終南別業
李昌壽

生平喜聞善願遊君子側有友若干人為學既
心得嘗念每相隨百世同摸索自揆侵迫來一
城猶遠域故人獨山齋朝暮唯對嶽閑忙頗二
跡路杳空我落豈無相戀情叙心無春酌長安
雖萬家無一投我足宦遊苦如斯徇人且強色
真性見一凋恐負前所讀須當解纏去永為吾
性適葵誠嗟太愚顧望終有極但恨素蓄無補
拾應不博

送順之南行五首

順之即安慶順時
為親乞養福亦禮

扶時有所歸適幾允陳力習流慣可人奈如我

善俗 聖主方轉化東立欣日出款款效忠信
莫此更何得天威嚴咫尺一誠毋移易

大道久寂寞異議今崢嶸渾渾千丈波黃流欲
捨清王澤滯莫下殘氓無自生嘗聞古君子歎
靡逢君明維時難再得為君鳴不平

慈母保赤子莫學中兒情吾民且有口我志當
先明濟物固分事素學為今行化宣君能不最
父子弟兄大雅曾未聞汚染何由清

君行屬春時天地養仁和活油江新流丰茸草
生坡道迥千里盡眼中幾歷多君子惟心遠無

非意所加他年開報政須憶此日歌

聚散無端事分離可堪情悵杳周期遠况有六
載行南權同母子北樂講延英忠孝難全保隨
居各傾誠湖人問洛息君傳 聖志貞

僕性不能詩又莫好之雖有素者只以口
言而不敢詩也順之來宿儂齋固素數章
之詩順之之意豈非一別而又隔六期朋
友相規迥渺無得以此而欲作慰想之一
事警懈之一助耶不較拙也書其宿夜之
話以擬順之後日箴戒云靜養養老

送叔父赴慶源鎮

并序○叔父名元紀

朝廷薦叔父鎮慶源以有學也學之名非徒章句文辭而已學知事物之理處得其宜之謂故在朝而格君處藩而宣化無往而不以學源國之址門捍敵之謀農桑之課政化之修皆出鎮帥苟非學者何以當之况關北如源者六不可輕內重外而盡任以君子可以才德表於六者擇一人任之以為觀化其為責重矣然責重者

難副苟一事之小乖于理人皆驚恠莫不失望六亦必不矜服將有譏侮居是責者豈不畏哉叔父有古人之學事事以義姪決知其不然然非上智之資未必事皆合理常常儆畏亦君子之道其不致意歟叔父之志朝夕於帷幄坐使朝廷有道四方以富邊鄙乃安不必親行藩鎮而後可也然古之人或由幄以出自鎮以入一出入丈夫之事而况是命出於表

率之意其視尋常帷幄者何如且戎
狄難化而必以德德非一朝之成所
為盡出於誠無一毫假偽可以感動
其心矣然則學必處物而後益明還
而入幄以益明之學行平昔之志豈
不易哉

世人不究理文武為兩事文既非章句武豈善
射騎武侯存草廬所事明心地朝廷重北門叔
也充其帥野人雖難化稟性非有二聞道服庶
潔是事猶可類德來必來服但念治不治鎮將

關且悍威武且貪肆遂使昔來格反致城下伺
固知禦戎道不在威與備

題姜清老

灑

蘭竹屏八首

一首

佚

人生本自靜清整乃其真穩毓馨香德何殊草
與人

崖懸蘭亦倒石阻竹從踈苦節同夷險危香郁
自如

筍生俄茁葉稚長却成竹觀物做工夫如斯期
進學

嫩質托巖隈孤根依雲壑倩描寫逸懷擬取幽

潛德

南巡飄不返哭帝喪英皇血染成斑竹淚沾襟

碧湘

數竿蒙瞽雨葉葉下垂垂天意雖同潤幽貞恐
卒姜

幽芳誰共賞高節衆同猜所以隱君子孤懷倚
此關

拾遺

送韓恕卿忠赴忠清水營

城闕關山北樓臺瘴海邊歸心迷極浦別淚洒

寒天木落晴江雨秋深古壘烟悠悠投絕域日

暮撫孤絃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一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二

對策

謁聖試策 乙未

三若曰孔子曰仁有用哉者期月而已可也
 三年有成聖人豈徒言哉其規模設施之
 方必有先定於未行之前者其可指而悉
 言之歟當襄周之末紀綱法度皆已頽圯
 而夫子猶以為三年有成若過三年則其
 治效當如何耶亦有可觀其已行之跡者
 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容議予以寡

德承 祖宗丕基臨政願治于今十年而
紀綱有所未立法度有所未定如此而求
有成之效豈不難哉諸生學孔子者皆有
堯舜君民之志不止於有成而已當今之
時如欲致隆古之治何者為先務其言之
以悉

臣對天與人本乎一而天未嘗無其理於人君
與民本乎一而君未嘗無其道於民故古之聖
人以天地之大兆民之衆為一已而觀其理而
處其道觀之以理故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

處之以道故凝精粗之體領彛倫之節是以是
是非非善善惡惡無所得逃於吾之心而天下
之事皆得其理天下之物皆得其平此萬化之
所以立治道之所以成也雖然道非心無所依
而立心非誠亦無所賴而行為人主者苟以觀
天理而處其道由其誠而行其事於為國乎何
難恭惟 主上殿下以乾健坤順之德孜孜不
息出治之心既誠為治之道已立猶慮夫紀綱
有所未立法度有所未定其於尊禮先聖之餘
進策臣等于泮宮先之以先聖之事遂及欲復

隆古之治此臣所願陳者敢不罄竭卑懷以塞
清問之萬一臣伏讀 聖策曰孔子曰如有用
我者止未易容議夫一人而至於千萬人不為
不多矣夫一事而至於千萬事不為不煩矣然
而所謂心所謂道者未嘗不一於其間而千萬
人事之雖殊而其道心之所以為一者天本一
理而已故以共天下之道導與我為一之人以
共天下之心感與我為一之心感之而化其心
則天下之心化於吾心之正莫敢不一於正導
之而導於吾道則天下之人善於吾道之大莫

敢不歸於善顧吾之道與心誠未誠如何而治
亂分矣夫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夫子之心天地
之心也天地之道萬物之多莫不從此道而遂
天地之心陰陽之感亦莫不由此心而和陰陽
和萬物遂而後無一物不成就於其間而井井
焉有別况夫子導之以本有之道而易得其效
感之以本有之心而易得其驗歟以此而言之
則期月之可三年之成豈徒言而無實哉其規
模設施之方則亦必有先定者何以言之道外
無物心外無事存其心出其道則為仁而至於

天之春而仁育萬物為義而至於天之秋而義
正萬民禮智亦莫不極乎天而仁義禮智之道
立乎天下則為國之規模設施何有加於此耶
嗚呼世有盛衰之殊而道無古今之異當周之
末紀綱法度雖已頽圯而使天之意未厭乎周
德而援夫子之道而行之於邦禮以導其民志
樂以和其民氣政以一其行則政化大舉而天
地將昭焉而新合陰陽煦草木茂矣且其已行
之跡則雖有三月之治而行者讓路男女異道
之盛義之可稱而此固未始為夫子之大道也

其贊周易也春秋之數事實為世窮天地之大
法大教而不易之道也夫子雖不得其位於當
世而萬世之所依式而為治者實同堯舜之功
也後世而苟無夫子之教立於天下則堯舜之
道不得傳求於後世而堯舜之治無由而復矣
故善觀事者不觀於顯然之跡而觀於不跡之
跡此所謂過化存神而未易容議者也臣伏讀
聖策曰予以寡德止豈不難哉天下之事未
嘗無本而亦未嘗無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
實易為力揀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

以善論治者必先明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
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恭惟 主上殿下
以至誠之心夙夜不怠唐虞之治何以致也
唐虞之俗何以而興也民有一有不衣者思所
以溫之一有不善者思所以善之欲躋東方於
泰和之域者于今十年于茲矣紀綱有所未立
法度有所未定豈 聖上求治之心未盡誠而
然也必也未得其本者歟且所謂本者豈非道
乃出治之由心為出治之本而誠亦行道之要
也夫道也者本乎天而依之於人行之於事為

之間以為治國之方也故為國而得其道焉紀
綱未為力立而立於人所不見之間法度未為
力定而定於人所不聞之地若別以為紀綱而
以政事之末而立之別以為法度而以文具之
末而定之則所謂紀綱法度者未嘗有立而所
立反有傷於治國之體矣何者其本未立惟末
之從而未得其道也故古之明王以知千變萬
化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莫不正其心而
出其道也正其心而出其道也故為政而仁得
焉廢物而義得焉事事物物無一不出於道而

父子之倫君臣之分各得其理天之經地之緯亦有所歸焉此堯舜禹執中之道也伏願 殿
下不以政事文具之末為紀綱法度而以一心
之妙為紀綱法度之本使此心之體光明正大
周流通達與天地同其體而大其用則日用政
事之際皆為道之用而紀綱法度不足立而立
矣雖然有其誠而後其心之道立於貞固終見
其成也子思子曰不誠無物誠者所以紀綱之
本之立而無不實者也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
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聖人之心

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始至終無一事之
不實故凡事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而所
行之政無有不實而紀綱有所立而不為苟且
法度有所定而不為文具矣 殿下若以政事
之末為紀綱法度之方以一心之妙至誠之道
反以為迂緩而不勤乎心法則是求水於山而
求木於水也終未見其絲毫之驗矣此紀綱之
大本也大法也若法度之所以粗定紀綱之所
以粗立者未嘗不在乎敬大臣而任其政也君
未嘗獨治而必任大臣而後治道立焉君者如

天而臣者四時也天而自行而無四時之運則萬物不遂君而自任而無大臣之輔則萬化不興焉非徒不興不遂而已天而自行君而自任則大失為天為君之道且既置之以大臣之位而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則上而君不得使臣之道下而臣不得事上之方而君臣之道缺矣故古之聖君賢相必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可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矣伏願 殿下姑以敬大臣而任其政粗立其紀綱粗定其法度以基後日大本之立大

法之行也臣伏讀 聖策曰諸生學孔子者止其言之以悉臣荒蕪末學何足以知之夫子之所以為邦不過曰明道而已所以為學不過曰謹獨而已謹以明道謹獨二事為 殿下獻焉所以治國者道而已所謂道者率性之謂也蓋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禮樂刑政小而制度文為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是乃古今帝王所共由為治而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實未嘗外乎吾心之內循之則國治失之則國亂不可須臾之可離也是以使其此道

之體瞭然於心目之間不敢有須臾之不明也
然人之情未嘗不慎於顯而忽於微也幽隱之
間乃群臣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微細之事群
臣之所不聞而已所獨知異皆人情之所忽而
以為可以欺天罔人不必謹者也既有是心而
藏伏之久其見於容貌之間發於政事施為之
際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終至於毀政傷化故
古昔帝王既戒懼乎此道而常明不昧而於此
幽隱之中尤致其謹焉必使榮微之際無一毫
邪偽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治國之道盡善

全義此紀綱之所以立法度之所以定也伏願
殿下誠以明道謹獨為治心之要而立其道
於朝廷之上則紀綱不難立而立法度不難定
而定矣然則夫子三月之可三年之成亦無不
在乎是矣臣下冒天威不勝激切之至謹昧死
以對
疏

弘文館請罷昭格署疏

戊寅七月
提學時

伏以道惟一而德無不明治惟純而國無不理
不一乎道不純乎治則二而闇雜而亂一純二

雜罔不原乎是心故正厥原通微溥顯克一其
君而政化惟純德著而國昌迷厥原熾在沉闕
二三其守而政化乃雜德滅而國亡始雖繁而
順迪所止然操舍靡常君之猶慮其終况不慎
夫心幾事微而渾邪以論其原乎是以古之明
主順乎天而知敬信乎人而知彰履道于一持
治乎純廣運懿德允惇皇政昭明之化屆無不
格陰陽暢群生遂無小邪孽碍於其間逮乎下
衰上寡寅恭精一之學下之謨明庄保之識道
不協極政罹于咎率由荒駁遷蒙惑罔底于

正間有羨資之主懋遵其道而容惑於異端懋
純其治而或陷於詭說心既昏迷德日頗僻體
道敷化罔有休藏民則莫中下情底違乖戾于
天二氣開鬱灾沴作而萬物不蕃甚者溺信邪
教諂事敬奉匪神而致誠匪鬼而致祀不惠于
民不孚于天而反祈虛報永命於冥邈無稽之
甚其亦陋矣今昭格之設載敷道教訓民于邪
憲憲趨奉泄泄謬悠邈乎顯顯之義瞭然誣罔
之象實君心邪正之分政治純雜之向上帝喜
怒之幾王政之所可別過者也茲教之奉雖在

間氓聰明而作元后者固當明禮跡義克闡大道俾迪正方而用保其極乃反尊崇置司立官以奉述醮以事敬之如當享之神祝禱幽繁陰鬼釀奸是乃后敵無令下民焉式雖其奉若典常表覈于邦昏不燭理而趨好乖張乃黎庶之常難保於薰化矧導之以虛誕之教而驅一世於詭恠之域歟嘻民無常德德于君化其於奉天帥下化民以躬之義為何如耶朝廷寔念是虞志切祛邪意專植正論列在斯動餘旬月始自大臣論極臺諫其在侍從亦陳懇至此一國

臣僚祗新自勉共惟大道拭跂德音而天聰猶邈然棄剛懷柔徊徨顧戀不即勇斷乎感否阻君臣二致而上下各有所德如此而欲其翦大和浸淳風俾百僚亶亶於善顧不難哉帝王所以薦化義俗帥衆而為善者不過循其公論而不奪其情也故攸做厥心無謂民小敏勇果斷務循物情夫識是非謂之聰察邪正謂之明不能移惑謂之剛確然無疑謂之斷凡此四者皆人主之用不可一日而離者也存之以無爽則其於應事處物儘無混淆並容遲回之病矣

殿下其有是耶且道家之說幽無所證明無所
據衆所洞灼而殿下尚滯膠牢拒必以祖
宗為辭祖宗果信奉而若是歸之則是彰
先祖之過而無禮因循偶存而歸之祖宗是
致累乎先祖而無敬無敬無禮人所不敢在
麗季教化不諒人服異教踵訛襲謬式至今日
政殿下澄滌汚染之時庸何以遲疑殿下
寅畏天命祇懼丕基孜孜學問進進德業奢華
流蕩之作無滯于志虞夏皇王之道探究體認
允所以抑詭類拔正道者靡不用極而獨此一

事唯蔽聖明將除而復信欲革而還疑大失
乾剛精粹之德臣等猶恐殿下之心其於精
一之功或有所未至也一則直方而守義理之
正精則粹白而辨邪正之分用之於身而道明
施之於事而改善惟左惟右罔有不一之功苟
或未盡邪念潛藏引類暗長群妄抵隙以起衆
偽朋興而集而側媚邪佞之徒又因緣交締則
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臣等政為此懼焉殿
下何惜毅斷以殺齷群情耶人氣鬱則天氣亦
鬱鬱而生戾暢而生和故救災之方暢開群情

以和天心凡恃道害政之恨驚人心者必暢祛而慰悅之人氣自然和暢天無乖戾之作矣且天道之原下有違道之事則天用怒乃降災故應災之道莫若順天理脩正道和人心耳臣等固非故引此為言適乎茲時而實有是理願殿下潛思默慮焉嗚呼王道不可不一而王政亦當惟純一而正民志定純而簡民易從天地之道亦本乎純一而運四時亨萬化無非一氣是以聖王欽則天道道積于一立政于純應接施為統貫一理乃克建皇極伏願 殿下學而

明心明而精一毋惑於異端毋陷於詭說克從一德化民于正則吾道幸甚幸甚

啓辭

司諫院請罷兩司啓一

乙亥十一月

言路之通塞最關於國家通則治安塞則亂亡故人君務廣言路上自公卿百執事下至閭巷市井之民俾皆得言然無言責則不得自盡故爰設諫官以主之其所言雖或過當而皆虛懷優容者恐言路之或塞也近者朴祥金淨等當求言而進言其言雖若過當不用而已何復罪

之臺諫乃以為非而請罪至發禁府即官而拿致為臺諫者能開言路然後可謂能盡其職也金淨等事宰相雖或請罪臺諫則當赦解以廣言路而反自毀言路大失其職臣今為正言豈敢與失職臺諫同事乎不可相容矣請罷兩司復開言路

司諫院請罷兩司啓二

金淨朴祥等所言之事雖不當矣然其二疏置而不問助言之德彰著矣宰相亦知二不用其言而不論是非臺諫強請罪之陷君於不義以

成拒諫之漸累 聖德於萬世如此之後國家雖有大事豈敢求言乎雖求之誰敢言乎外方草萊之人欲言事者路聞金淨朴祥等事而止治世安有此事其時臺諫尚皆在職臣豈與相容乎

司諫院請罷兩司啓三

臣言無他意也當時在外臺諫雖或相容人之所見不同臣則不相容矣臣之所 啓為言路而然也豈可苟與之同乎

司諫院論李符等之失啓

乙亥十一月

慎氏雖不可復疏中所論亦大有理不可加罪
且臺諫職主言路而反罪言事之人先自閉塞
以成人主拒諫之漸其失大矣請皆罷之

辭免弘文館典翰啓

丁丑

小臣有志於學問而不能實用其力故日益空
踈而職任甚重心自內愧私語同僚曰 聖學
高明方有意治理而濫側侍從之列豈可自安
乎當退而力學學問成就然後來仕則必有絲
毫之補矣小臣之意又謂乞補僻郡五六年治
民之暇致意於學術幸蒙不棄收用則治民治

學庶乎兩全而小臣有意未敢仰達前為應教
特超四加心欲辭免逡巡畏懼卒未能焉若於
此品三四年從仕則庶幾諳於國事而一月之
間又為典翰人器不合與前立志大不同美人
主用人當觀其所為小臣未成人也一朝蒙不
次之恩豈可冒處其地乎

兩司請改正靖

國功臣啓一

己卯
十月

靖 國功臣已久之事也其初大臣若有遠慮
臺諫若持公論則豈不改正乎錄功時成希顏
以柳子光為經事嘗多使之磨勘故冒濫甚衆

可為痛心子光為子第計先書三大將子第而
錄其子第希顏等六知其陷於術中也成希顏
雖有大功而無學識朴元宗亦不學者希顏與
柳子光相知故乃以大事委諸奸人識見之小
可知其後雖有奮不顧身欲正國事者而不敢
請改者恐 聖學未臻高明故以為重難耳利
源開張為 國家膏肓之疾人心壹鬱急欲論
改而事有機會故今始重發若不痛塞利源則
利欲人所易陷必有不可忍說之事矣

兩司請改正靖 國功臣啓二

人臣不可自以為功也社稷危如一髮而百姓
謳吟以思真主天命人心自然如此元宗希顏
等雖曰有功若自以為功則非人臣之道也反
正時臣年二十餘矣與友相語曰今若錄功多
濫則必誤國事已而果然

兩司請改正靖 國功臣啓三

白前執不欲發此論但未知 君上之可恃故
未發耳其在廢朝時柳洵年高位極一不規諫
委靡苟容及其反正乃奏勳籍如金勘具壽永
之類邪媚廢主行如狗彘雖明正典刑可也而

亦參錄功雖一家之事尚可維之以正況國家
正始之道豈可如此乎小國不培養士氣而乃
開利源使朝廷士大夫奔波趨走豈理也哉欺
誣天地何以為治臺諫被罔極之 息坐見國
家之病根其可默默乎雖被罪罰亦欲以身當
之若古昔則君何至如此牢拒臣何至如此不
得其志乎必以其臣不善而無足取信故也士
須見信於君然後乃可出而事君矣如臣無識
安能取信乎每欲退而讀書未能遂意耳

兩司請改正靖 國功臣啓四

臣如此陳相既不見用又將覲然就職則非徒
有罪於一時亦必貽譏於萬世矣末世臺諫人
君雖重待尚有頽靡之習待之若是則朝廷將
無紀綱矣

因 不從改正功臣事辭職啓一 十一月

意與事乖將失大機固欲翩然引去不復區區
往來惜時之念愛君之誠猶有所不忍而累日
徘徊不即便決事君之道深有愧於古人

因 不從改正功臣事辭職啓二

禍在顯著者易見而禍在隱微者尤可畏也此

事非如政事之失人人但知有利而不知有仁
義以此成俗將無所不至慮至於此豈不動念
乎

因 不從改正功臣事辭職啓三

士生於世業為學問者冀得展其懷抱有補於
生民耳孟子以亞聖應聘齊梁豈有他意乎但
欲行其道而已後世士子之事自私而已臣等
面對六七度徒以口舌欲感 君上此特末耳
但君為君道臣為臣道則朝廷清而治道成矣

書

答安順之書

久想得見君書欣慰何如前日之違迨今恨悵
無長進之歎僕亦深病日喪所學而今當憲長
能副諸友之望耶養冲公事深可痛悼得助飲
之佐而致此歎惠翕多謝多謝惟照下

答安順之書

悠悠兩地渴思之際得見手札僉慰僉慰等依
舊從仕京中亦無別消息耳照之興老賻物可
喜可喜餘望撫字心勞以副僉望適論進講之
言未暇了了只此謹答四月晦孝直子剛

子剛
張三

歲

戒心箴并序

人之於天地稟剛柔以形受健順以
 性氣則四時而心乃四德也故氣之
 大浩然無所不包心之靈妙然無所
 不通况人君一心體天之大天地之
 氣萬物之理皆包在吾心運用之中
 一日之候一物之性其可不順吾度
 使之乖戾邪枉耶然人心有欲所謂

靈妙者沉焉枯於情私不能流通天
 理晦真氣亦否屯夔倫敦而萬物不
 遂况人君聲色臭味之誘日濛於前
 而勢之高亢又易驕欺 聖上是念
 是懼命臣述戒嗚呼至哉臣敢披割
 丹衷冀補萬一

天地絪縕大化惟醇氣通而形理承其真斂括
 方寸萬象彌綸渾然昭晰神用不武充微著顯
 式揚人極擴準四海功躋位育偉哉靈妙於程
 天通巍巍堯業亦此之秉然體活虛物感無從

情熾紛拏潛移厥志闐然沉昏蕩乎奔駛眇綿
晷刻衆慝恣萃藝倫既斃天壤易位生意隨遏
群品不遂自絕速禍癸辛之喪君子是懼動靜
有養敬以內持義以外防惺惺介然視聽有常
祇栗室幽上帝臨赫凜然自守神明肅肅涵濡
勿啗循循允修涓涓其澄浩浩其沆發揮萬變
卓然嚟日義形於事仁溥於物冲融和粹盎然
兩間嗚呼操舍善惡攸關故聖授受只傳心法
難明者理易流者欲惟精惟一庶存其德願
上體躬戒懼翼翼克非如敵敬端若萬察守惟

密中執屬屬存心太極永保無斁

墓碣

承政院右副承旨洪公墓碣

公諱洞字子淵少志君子儒長究賢人業譽著
里閭稱論秀才遂中成化己丑司馬又擢丁酉
科式達于邦選補藝文檢閱承政院注書操筆
不苟昭善嚴惡後調司憲監察禮曹佐郎校書
校理人咸曰能稱職 成宗試射文武臣公居
第一蓋文武才也出為慶源府判官時牧使某
頗張威戾蕃漢賴公柔惠得舒安至今思慕之

入拜司憲掌令成均司藝司諫院司諫奉常副
正左右通禮掌隸院判決事公貞諒誠慎不負
初心轉弘文館副提學承政院同副承旨每入
侍經帷退私嘆咤曰上志馳外不在學問恐將
敗度以亂我家邦燕山朝也時未荒而後果驗
公之識微類是弘治庚申十一月二十日卒享
年五十有五明年三月葬為人端粹貞白溫而
有峻惠而能介在閨庭也恩和而義正處宗黨
也雍穆而儀表造次秉謹舉止有規度平時少
言寡事不規規於事物不喋喋於是非及莅官

也處事詳諦奉法端審無依違隱忍之患絕交
遊惡名浮人多不知公之德若是而知之者深
嘆服廉靜而有立也噫不亨厥修竟至於斯非
天歟公南陽人曾祖子做父曹叅判社益生同
知中樞府事考貴海慶尚左道節度使妣閔氏
同知敦寧孝悅之女公娶開國勳漢川府院
君良節公趙溫孫成均司藝諱某女夫人髫而
淑姿順婉令容端明司藝公鍾愛之居常不離
膝及長教戒亦不闕女德夙茂可為良士偶擇
佳壻笄歸于洪氏既為婦奉舅姑備禮養事君

子極和敬睦夫黨致雍穆之義主中饋治女工
克慎克勞用光家道夫人性貞格而和平高朗
而柔厚慎終始淵靜之德全七十天賦之命為
族婦敬式自古惟艱人有德必有後生三男夫
人教子義方少或溢範疚恨于心諸子用順教
俱為名士士弼學文有聞不幸早歿彥弼侍講
十載而為直提學彥光進士志勤學術正德某
年月日夫人卒葬之同公塋

供狀

獄中供辭

出一知
黨籍補

臣年三十八士生斯世所恃者君心而已妄料
國家病痛在於利源故欲新國脉於無窮而已
頓無他意

獄中聯名疏

已卯十一月○此疏李廷
馨黃冕記事係於冲菴傳

下

臣等俱以狂踈愚戇遭遇 聖朝出入 經幄
得近耿光但恃吾 君聖明展竭愚衷冒犯群
猜只知有 君不計其他欲使吾 君為堯舜
之君茲豈為身謀天日照臨無他邪心臣等罪
固萬死但七類之禍一開將不念後日邦家命

脈耶 天門阻隔無路達懷泯默長辭實所不
忍棄一 許躬問萬死無恨情溢辭感不知所
云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二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經筵陳啓

檢討官時啓一

丁丑正月

天人之間似遠而實通天之示變有二意邦國
無道危亡將至迷而不悟則天降災異以譴告
之又若時事漸好有可致至治之幾而上下猶
且遲疑不進則亦出災異使之警省加勉當此
之時上下若不交修加勉則天心無常終必敗
亡而已可不懼哉

檢討官時啓二

夫君臣上下須以至誠相孚通暢無間然後可
以為治待大臣臺諫當用是道也近來 聖學
既進而治效未臻臣竊恠焉今之士林仰恃
聖明咸以為古治可復但宰相一經亂離之後
不敢盡誠於國事譬如入門者一足投于門內
一足在門外不能定其出入耳是故自 上有
求治之志而群下未敢信其必然必須上下相
孚而 君相常以保護士林為心使為善者有
所恃且知其為善則表而用之不使賢愚混淆
則可見至治矣

檢討官時啓三

大賢以下則不免有失雖臺諫豈無所失但其
所言皆是公論豈必累月堅執至於廷立然後
乃從乎若然則義事出於臺諫而不出於 上
矣人臣晝思夜度乃敢論啓者欲使朝廷之上
事事得正也小事則已矣大事當與大臣商議
夫斷然後事乃明正而紀綱立矣

檢討官時啓四

祖宗舊章雖不可猝改若有一不合於今者則亦
可變而通之當於燕閒之中不拘常例召對大

臣或侍從論議其可否可為之事則斷而行之
可也小臣淺劣有何知識職在侍從當知無不
言故敢 啓

檢討官時啓五

天下之事不進必退大急則不可當以舒緩行
之但如今日而止則必不進而漸退矣若使時
俗向善而朝廷明正節義是崇皆欲盡誠於國
事則善治之興一轉移間耳人君於可為之事
則當以剛健行之人主之威本重若以剛健為
尚則恐有過嚴之弊故群臣不敢以剛健啓之

臣所謂剛健異於嚴厲矣

檢討官時啓六

宰相之職當以民為心伊尹言一夫不得其所
若撻于市百姓咸斃未有若此時者夫君臣者
為民而設也上下須知此意晝夜以民為心則
治道可成

檢討官時啓七

君子小人之辨後世尤難焉古者人君接群臣
不時而事無不言所懷皆吐實不啻如子父之
於父死故人君見其事聞其言而可知其為人

矣今則接見有時禮貌有規雖不賢之人入侍之時修飾善言以啓不能察其情偽故辨君子小人難矣今者如程朱之類未必有之亦不可謂必無矣聽言觀行乃觀人之道而以貌取人孔子所戒人君當更體念心地既明則邪正不能遁其情矣但人心操舍無常若以正事至言為拂逆而拒之則衆君子皆引退矣其後雖欲正之群邪已滿於左右無所及焉昔宋神宗賢君也以堯舜之治為心而擯斥司馬光信任王安石

不以致小人並進其後欲斥安石而不可得也臣言有深遠之慮也

侍讀官時啓一 二月

重臣為國忘身擔當大事則必有人望人望所歸有似專權故人君學識不足則未免見疑自古君臣猜阻致敗國事者皆以此也人君當辨君子小人知其為君子任之不疑知其為小人則待之以嚴可也欲知小人則當於妖媚處見之辨小人至難辨君子似易先用其易知者信任焉則雖有小人自不能放恣矣但履霜堅冰

至若知其小人而不能斥逐則後必有言故早
斥為貴

侍讀官時啓二

委質為臣則當盡忠事君不計一身之禍患然
三代以下善人常少不善者常多故不能不計
禍患而國家若有事則莫不驚疑畏縮鮮有犯
顏極諫者矣雖有小人出而誤國孰敢盡力救
之乎在昔 成宗善養士氣故士皆忘身徇國
不計禍患而竟罹不測于廣朝其可忍言耶有
識之士相與痛恨者此事也夫士之不能為善

者由有媚疾之人也其媚嫉者非不知善人為
國寶而只緣君子言行皆出於正無非拂我之
欲故雖不敢公言排斥乃於政事之間隱然擠
擯以致國勢頽靡終不可救可勝痛哉振作為
善之方不必別立科條但使朝廷處事皆出於
正則士氣自然興起正人君子將滿于朝而可
托六尺之孤者亦可得而用之矣雖有二三小
人豈敢干其間哉但有最難者知人是也人主
深居九重接對有時外間之事豈能盡知况其
親近者惟宦寺而已宦寺豈能誠知外間之事

乎就使知之人君若聽其言則必有大害矣復
於接對群臣之際極其審察可也雖不進講而
時召數三儒臣與之相對民間疾苦時政得失
人物善惡無不講論則其人賢否自可知也義
雖君臣情則父子若為祿仕者則雖待之泛泛
猶可也幸有一二君子不為祿仕而君不知我
則豈樂於居職乎父不知子則子不免憂色君
不知臣則臣不能盡忠君臣父子大槩一也

侍讀官時啓三

若體認古書以為某事可學而某事不可學以

求積累之功則雖一講一張所得亦多矣如不
然也則雖一講十張亦只為虛文矣

侍讀官時啓四

大抵常人其心果善則必思慕善人而欲見之
其心不善則其遇善人必畏縮而不喜相見天
理之發見也大賢則尚矣中人以下為善為惡
隨時所尚焉在上之人其可不盡勸勵之道乎
不可以士習不正只歸罪於在下者也

侍讀官時啓五

今也以儒生衣服奢侈為言不知儉約之本在

於朝廷也。世宗朝一時士大夫衣服皆尚黃色，是亦不侈而許稠，則常暑灰色褙襖，是其念慮不在於服飾，只以國事為憂故也。大抵人心不能二用心，在家事則不在於國心，在國事則不在於家矣。古云：齋明盛服，只令精潔寬大而已可也。豈奢侈之謂哉？朝廷士大夫若以儉素相尚，則儒生亦必效之矣。不尚奢侈，當自士大夫始。常時賢士會處豪富子弟，如或相遇，則必愧發顏面，宜使人人皆如是知愧焉。

侍讀官時啓六

學者以聖賢為期，未必即至聖賢之域。人主以唐虞三代為期，未必即致唐虞三代之治。然立志如此，而用功於格致誠正，則漸至於聖賢之域。堯舜之治，亦若徒鶩高遠而不下實功，則日趨浮虛之地而已。自廢朝以後，師友之道頓廢，間或有所師有所友，則人必指以為禍胎矣。人君亦必以是賢者為師，次者為友，尊禮之可也。

侍讀官時啓七

宋之仁宗欲知勞苦，常於宮中學步，以試之。古人云：亶亶乃孺，每若習安逸，則善心不生矣。

侍讀官時啓八

世宗常坐勤政殿與大臣勵精圖治黃喜許稠
公退不得解衣恐有不時 召對也

侍讀官時啓九

外間有愛馬者有愛花草者有愛養鵝鴨者若
馳心於外物則必至著泥而終無以入道是所
謂玩物喪志也古人云節用而愛人此真萬世
之法也今 國家經費甚多故未能減其貢賦
須與大臣商議減其經費然後可施愛民之道

侍讀官時啓十

朝廷之上事事公平以善相推則是謂禮讓也

侍讀官時啓十一

民生衣食既厚凡事畢舉而後欲行古禮則緩
矣大抵力行古道而以保民為根本則可矣

侍讀官時啓十二

流俗固不可一朝而粹變也但悠悠泛泛以俟
其漸變則習俗趨向安於踵舊不能復古矣當
以俗尚商量可改者即改之使耳目觀感優游
而善導之則斯民亦直道而行者也安有狃於
舊習終不改革之理乎凡事之理知之甚難

矯其流俗以從古道非聖君賢相不能為也古
道先行於宮掖然後治道立矣

侍讀官時啓十三

災異之作亦由於小人之陵君子也人雖不知
而天必示警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宰相曰是臺
諫曰非宰相曰可行臺諫曰不可行可否相濟
而後事歸於正矣朝廷和而後至治出焉若人
主與大臣異其意大臣與百僚二其心則氣象
乖隔豈能成善治乎雖以相和為主而亦不可
與惡者同流合污也傳曰惟仁人放流之逆諸

四裔不與同中國夫一小人進則人之有技媚
嫉以惡之以致朝廷不和上下乖戾是故仁人
必深惡而痛絕之夫君子曰進道洽政治澤潤
生民則無難處之事矣臣生當 聖明之時欲
有為於當世而近日災變之作至於如此臣不
知某事之失而致然也恐懼尤大焉

侍讀官時啓十四

雖治世常若其亡其亡以為危亡朝夕將至而
修者焉則根本鞏固治道自立矣以士大夫家
三之儉約自持則子孫長久而不敗遊宴自恣

易至於傾家破產焉廢朝之末士大夫肆意
耽樂風流奢靡而社稷幾危遊戲之害事於
此可知今之有識者亦為習俗所移指儉約為
蕭條以遊宴為太平氣象一言喪邦其此之謂
歟

侍讀官時啓十五

近來朝廷之事庶幾向治而亦未可遽期其治
效也君子雖欲贊揚致治而不敢者恐有小人
之不得志者從傍非毀之也時雖向治而小人
非毀則朝廷不能和洽焉自廢朝而後人心懲

於慘酷之禍不以古人自許不知公論為何物
士大夫相聚而為言者皆一身之計也臣之所
懼者此也朝廷氣象當自上審察而處之正
氣勝則小人必不能乘便矣君臣同德則美矣
然在後世豈期必得如伊尹周公者哉雖未能
如伊尹周公而能以至誠事其上上亦以至誠
待之上下和同則治可出矣

侍讀官時啓十六

人君之德莫大於敬內有實踐而後下人觀感
而興起焉制事應物如鑑空衡平可也人君容

色端嚴則宦官宮妾自不得近焉

侍讀官時啓十七

知而為之者為惡不知而為之者為過若能悟而能改則歸於無過人誰無過但以能改為貴

侍讀官時啓十八

今之學術甚壞館中儒生雖無悖禮之事立志甚卑泮宮人才之所自出而不見傑特者則安有為國忘身慷慨獨立者乎士習頹靡莫大之患也變化之道豈無其方如金宏弼鄭汝昌者褒獎則可以扶植斯文矣

侍講官時啓一

戊寅正月

我國君臣之分隔絕邇來屢教講官平氣以坐而群臣不知上意之誠否故未能卒變舊習以此觀之習俗之難變也固矣貞熹王后臨朝時群臣莫能仰視循成此習若成宗朝則豈有如此事乎廢朝沈順門以仰視被罪積威之極群臣震懾今之俯伏亦廢朝之餘習也

侍講官時啓二

學問當及時勉勵苟至於志氣衰暮則無益也今值可御經筵之日亦云有故而不可御

外間無所事矣內間別有何事乎雖不御經筵而不時召對亦可也今之接對群臣只有經筵而已如臣等雖無知識思所以竭誠裨補聖學則豈無少益乎夫十年則天道亦變矣廢朝之時宗社幾至危亡而反正之後尚且因循即位已久不見治效而災變之作無歲無之士習日頹朝廷之上亦無可稱之事今若不正士風不革舊習則人心何時而可變至治何時而得見乎古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始有終人主之所當勉力也天下之勢不進

則退今若不能振起則天變人心恐不可測也

侍講官時啓三

今日有人告盜出文昭殿神主者此事未知虛實自即位以後如此之事連歲有之人心驚懼無時可定今日闕門之禁異於常時人皆驚惑不知朝廷有何處分大抵賤隸之徒屢以變亂之言搖動宰相願上毋動一毫之念宋英宗朝韓琦為相其時兩宮相隔有言欲廢英宗者琦曰事不成不過族耳置之不問諸葛亮之治蜀也人心驚動亮靜以鎮之人心乃定

我國近年以來賤隸之徒僥倖得功青紫眩耀
彼蠢愚之輩有何知識但以謀利為意巨恐
國家元氣以此日傷也願 上確然不動以立
大公之道

侍講官時啓四

層受之懇浸潤之諧非通明智卓越者初雖
不信終未免駸駸然入於其中宮中之事尤當
謹慎也

叅贊官

副提學

時啓一

四講大學識
是章進啓

古云至誠感神又曰不誠無物君之遇臣臣之

事君皆以誠實則治化可期其成也我國地方
褊小人君發一言則八道之人一朝皆得聞知
惟當於大臣則敬之於群臣則體之百工則來
之庶民則予之患吾之所以遇臣愛民者有未
誠耳不患其難化也後世治道漸下不能復古
者蓋以後世之君無有真如古昔帝王故也今
之言者曰欲復古之治道徒為變亂舊章而已
此由知識庸下直以所見為言也近來士氣稍
稍振起民之趨向亦漸好矣唯願自 上日加
慎獨誠實工夫終始不渝則治化可臻矣若使

世道日漸汚下終不可變則人道終歸於禽獸矣三代之治今可復致者雖不可易言豈全無致之之道乎自上先養己德推之行事則人皆誠服不期化而自化矣若吾德不脩而修飾於事為之間則亦何益乎須敦厚其德使萬化自明德中流出則下民自然觀瞻欣感有不能已者矣又非但拱手以守其德而已必以禮樂刑政提撕警覺布置施設如有可為之事當振奮而力行也我國世宗朝禮樂文物制度施為粲然乎周時而至於廢朝初年成宗梓宮

在殯未久而宮中所為已可寒心惟其一身不能善飭故士大夫皆失恒心終至遂亂而莫救賴祖宗德澤深厚決于民心故聖上即位之後人心庶幾向善而然其舊染汚俗難可猝新也當此機會不正士習不厚民生不立萬世不拔之基則聖子神孫將何所取法乎自古欲治而不能善治者必有小人喜為譏間生事故也臣謂聖學日進於高明而又推誠以待大臣則大臣不敢以雜語陳于上前而必盡心於國事矣國事不出於大臣則上下違拂不

順而無以致治矣

參贊官時啓二

因論東漢黨錮事進啓○二月

廢朝時則非宦寺煽亂也大臣險詖使廢主樂於亡國蓋成宗初年培養士林好賢然諫一時善士以為堯舜之治可復也於是盡言不諱大臣多有猜險者一觸忌諱積憤蓄怒乃至廢朝窺伺上意逞其私忿一網打盡無有餘者矣今朋友之間往來講學欲托資益者豈無其人乎直以親見慘酷之禍故不樂與人交而師友之道廢矣柳子光小人也凡正士之動靜語默

一切作為無不追逐窺伺而反正初朴元宗素無學識亦以文士之交遊者目為朋黨其僅存者幾乎難免矣實賴聖上鎮定而止今後豈復有如此事乎所謂交結往來者皆所以講論修己治人事君事親之道則此乃國家之福也自古正直之流盛行於世則必有六禍隨其後是故深於自謀周於涉世者不敢抗志直言以召怨怒而低回俯仰周旋彼此保其身全其妻子者蓋亦多矣此非委質憂國之人也夫不顧其身惟國是謀當事敢為不計禍患者正

士之用心也。今之侍從臺諫，豈真如古之人乎？雖有為善之人，或慮其終被禍患，而閭閻之間亦皆以為大禍必生於朝夕，蓋其懲於前者深也。今之培養，豈可少忽乎？成宗培養士林，蓋盛矣，而廢朝殲盡無餘，故反正之時無一人自許以死，至如承旨最處近密，亦由水口逃出而不顧焉，豈不可歎也。大臣與小臣在，上前小臣言之而非者，大臣可以折之，退而在外言之而非者，大臣亦可以開諭也。大臣但無私心而已，苟能持公論以正人之失，則臺諫亦有所

畏矣。今者大臣反畏臺諫，欲言不言，初私自立異如此，而可能致治乎？大小之臣相和如一家，則天地交泰而萬物生遂矣。世宗朝大臣與集賢儒士互相責難，及其末年造內佛堂，大臣諫之而不聽，集賢學士亦極諫之而不聽，學士皆退歸其家，集賢殿為之一空。於是世宗墮淚，召黃喜謂曰：「集賢諸生棄我而去，將若之何？」黃喜曰：「臣請往諭，遂遍往諸學士家懇請，以來如此。然後士氣可以培養矣。若非世宗為君，黃喜為相，則君必以棄去發怒焉，為相者亦必

不肯屈身遍請而反以此為辱矣非特此也太
學儒生路逢黃喜面詰之曰汝為相曾不能格
君之非耶喜不以為怒乃以為喜大臣之道當
如是也故世宗之治至今稱之

叅贊官時啓三

成宗好善愛士亦至矣天使董越來我國將
還也謂許琮曰爾國有君而無臣成宗天資
大過人矣而其時大臣無有如黃喜許稠之輔
導者故不能回古昔帝王之治大抵國事須大
臣為之也

叅贊官時啓四

三月

人主於義利公私之辨不可不明審也苟能知
義利公私之辨而不惑焉則內外修而心地清
是非好惡皆得其正而至於處事接物無不當
矣

叅贊官時啓五

學術不可有一毫之雜不雜則其處事皆合於
經矣學至於高明則權亦不可不用權出於中
權而得中則於天下之事何難處之有殿下
即位十餘年士習漸化今則庶人亦有以禮居

喪者矣士習正則民生得遂矣我 國田稅三十之一而貢物則過多以此民生日困經費之用量宜裁減然後庶可安民矣 國之法制雖不可輕改然學問高明洞照事理則與大臣同心協力可損者損之可益者益之期致隆平而遵守 祖宗之成憲可也若安於小成苟且因循則帝王之治何可致也如欲使士習民風歸於淳正而復古之治則必奮發有為咸與維新然後鼓舞振作而熙熙皞皞矣

叅贊官時啓六

守令賢則民受一分之惠然不改規模而徒責其事為之末則治不效矣今觀各邑之貢土產不均又皆防納一升之納徵以一斗一匹之納徵以三匹因循積弊至於此極朝廷豈不為生民計也古之君臣相戒勅者無非民事後世則徒慕爵祿而不念民功也今之侍從臺諫非不盡心於救時而士習不正故儒者之學浮華士習正則朝廷所為皆合於義矣若有不合則亦可因其 祖宗之法而改其規模也如此而勵精求治則可見治道之義矣

叅贊官時啓七

擇士當於入仕之初擇之於既用之後則吁亦晚矣庶僚雖多而無可用之才者不擇於入仕之初故也審取舍辨賢否則士習自趨於正矣

叅贊官時啓八

果得賢宰相則植遺腹朝委裘而措國勢於泰山之安所謂賢宰相者必才德無備才出於氣德出於性氣勝則心變須有才有德而望隆者然後可以鎮國家安社稷而託六尺之孤預得如此之人置諸左右則何患危難之未濟也

叅贊官時啓九

特旨除官固善然此好惡之幾見慶幸有不合於朝議則未可也

叅贊官時啓十

人能克己則無私矣

叅贊官時啓十一

成宗朝尚寬厚之政至如姦賊之罪亦或寬之賄賂之行蓋始於是時也在世宗朝如萬戶等官亦皆廉潔相尚士習之邪正治道之污隆因此可見也今世此弊雖未至甚如此事須痛

治之少有所犯使不得立朝則人知所畏而各自砥礪矣且如朋友親戚互相贈遺者雖非賄賂之比然亦使之不得以私相干則世道自至於清明矣 世宗朝集賢殿學士朴彭年買田於廣州其友責之曰祿足以代耕買田何為彭年即賣之其時士習可知矣自是以後士習頽靡 世祖成宗朝勲舊之臣布列盤據積成弊習至於廢朝其弊尤痼恬不為咤今則宿弊漸革矣然不可不嚴禁而痛斷之也

叅贊官時啓十二

聖學日至於高明則士習自趨於正矣若急迫而求其速變則如治病而飲毒藥所傷多矣若又太緩則悠悠泛泛終必不振當隨時審幾遲速得中可也

叅贊官時啓十三

我國之人雖號為可人一聞人言便自動搖若以人言付之一笑而觀其事之終始則得矣大臣須秉心堅確而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可也

叅贊官時啓十四

一心光明然後可辨君子與小人也人主格致

誠正之功未至則或以君子為小人或以小人為君子矣君子固以小人為小人而小人亦以君子為小人若世道不明姦臣蒙蔽則辨之實難小人之攻君子或曰言行各異或曰欲釣善名君子有同心協力以謀國事者則或指以締結專權若聽其言迹其行則亦可辨也士大夫固欲保全門戶况人君守祖宗莫大之業孰不欲用君子退小人以保全其社稷乎然且不能者由辨之不早也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容小人晝思夜度日以攻君子為意必芟夷誅

戮然後已若使之得售其術慘酷之禍可勝言耶我國自經廢朝以來士氣摧挫今者國勢雖似堂堂囂囂之言日以增多自古善事鮮克有終近日幾微宜垂聖念或有上疏詆正議者有識之士既見廢朝之禍又見此幾亦有欲退村野者恐社稷無福或有不測之事但願聖躬無疾學問高明則好惡自正矣臣子之心夫孰不然惟小人不願聖學之高明也士習不正則人皆趨利而避害夫以天下之大而一心徇國者未易多得况一國乎惟先正士習

則得矣

叅贊官時啓十五

金宗直亦儒者也其時如金宏弼輩雖不得大
施於一時然近來聞其風而追慕者興起於為
善則此人之功也可見善人為國家元氣也故
善人之在世也人之為不善者必曰無乃其人
聞之乎不敢肆其意焉其間必多積憤故善人
立朝禍在朝夕焉苟非 聖明在上豈不孤立
可畏乎如李承健之事士林方懷痛嫉承健蒙
厚恩一無補益而反成士林之禍夫宗直之父

我
誤

學於古再一時之士稍有可稱者皆受業於宗
直之門同心協志以類相從而承健為翰林書
之史曰南人互相吹噓師譽弟子弟子譽師自
作一黨云夫八元八凱為一朋以類同進所謂
黨者亦有異矣其後李克墩見承健史草每稱
我直筆如此事思之可為寒心自是以來士氣
耗喪適遇 聖明在上今則奮發激厲者多矣
然豈無一二過越之事乎宰相或以之藉口棄
其十善而舉其一失則大不可也今時士氣如
早春初生之草若遇微霜必為之枯悴矣須使

是非分明好惡得正而政事之間遲速緩急亦
皆斟酌可也此正撥亂反正之機也子孫萬世
之業皆自此始也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